

长篇反特小说

潜伏计划

QIANFU
JIHUA

峰崖嵯峨的长白山迷魂阵中，突然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
舌战群魔，语惊四座。

王天祥◎著 长征出版社

寒天野火

王天祥◎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建璞
装帧设计：安宁书装
版式制作：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潜伏计划/王天祥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ISBN 978-7-80204-315-2

I. 潜…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0005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19印张 330千字

定价：30.00元

ISBN 978-7-80204-315-2

内容提要

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亚洲战略中心主任詹姆斯·琼正在和国民党保密局路可瑟策划派遣美蒋特务到大陆东北实施“CBS后院失火计划”，妄图破坏抗美援朝的铁路运输线。

六一儿童节那天，只听连续两声爆炸，但见血肉横飞、肢体四溅。是谁制造了“六一”恐怖血案？

“雪原狐”暗度陈仓——长白山北麓，青泥河林区突发森林大火，而远在几十公里外的红松店林区兴凯岭上空的烟雾中，却飘荡下几个神秘的蘑菇状大伞。“关东五兽”借着烟雾，空投潜进长白林海。

峰崖嵯峨的长白山迷魂阵中，突然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舌战群魔，语惊四座。

隐藏在长白山兴凯岭深处的国民党残匪，骤然窜下山林，疯狂地烧杀奸掠。

“雪原狐”决定釜底抽薪，打进省公安厅，巧使连环计。间谍大战在公安厅展开……

苏景天将计就计，在林海中布下了天罗地网。

第一章

1

1952年，初夏的早晨。新绿刚刚染遍了长白山林海。

一列满载军用物资的列车呼啸着，从龙河县城方向驶来，气势磅礴地从茫茫林海中钻出来，又风驰电掣地钻进崇山峻岭中，向中朝北部边境线图们镇车站疾驰而去。

位于长白山北麓中的红松店林区内，绿阴掩映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威武雄壮的部队早操口号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山省护林总队二支队支队长苏景天推开窗户，看着军列呼啸而过，像被勾起了心事，顿时心血来潮。

他突然烦躁地大喊起来：“警卫员！通知部队全天操练，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来打扰我！”

“可是……首长，今天是礼拜日……”警卫员在外面提示着。

“礼拜日……？礼拜日怎么了？忘了我的‘带兵三法’了吗？啊！”苏景天说话又有火药味了。

“是！”警卫员答应着，跑着，传达命令去了。

苏景天原是解放军某部的猛虎团团长。他带兵有许多“三三制”的绝活儿。除了部队进攻时的三三制队形，平日里也是些三三制的带兵法子。譬如：有官兵一致的三三制——一个菜锅里搅马勺，同吃；一个碗里的白酒轮大襟，同喝；一个尿桶里撒尿，同睡。有不让部队松懈的带兵三三制：每逢星期天、节假日，要搞三次突然袭击式的紧急集合。官兵有意见，政委老孙就会问，敌人要打我们，他能说“等你们过了节，休息完了礼拜日，我们再打”？官兵无言以对，只好听团长的。部队驻防城市后，每当看到节假日官兵三三两两地穿上新军装要逛街时，苏景天就会立即集合队伍就地摸爬滚打地开始训练，弄得人人都像泥猴似的。官兵提意见，孙政委又笑呵呵地反问：“敌人会不会说：‘喂！等你换下新衣服来，咱们再动手吧？’”

官兵无人能对。无仗可打的休战时期，训练完毕，部队稍有懈怠，苏景天看见了，立即命令：一营找个荒滩地挖坑。营长问：挖完了做什么？他说：你脑袋是不是被炮弹震坏了呀？填上！二营推倒那面墙，然后重砌！三营挪柴垛，把木柴挪到东面墙根垛好，然后拆了，再抱回来，重新在西边垛好！一句话，他就是没事找事儿地折腾你。官兵有怨气。政委老孙又会说：折腾值千金——在折腾中，能锻炼部队的警惕性、纪律性、主动性。苏景天说得更直接——你们给我记住：这是带兵的学问，千万不能让部队闲着，闲着就会懈怠，就会生事！他手下的兵也怪！有时对团长的损招儿挺反感，可是，从战士到班长、到排长、到连长、到营长，人人都学会了他这些怪招法，而且乐此不疲，有所创造。训练场上，苏景天还有三招：搏斗训练不准穿戴护具——怕受伤，你就灵巧点儿、主动点儿。木枪刺杀要真往身上招呼，谁不动真格的，就老老实实地挨对方三枪，只要你脸上受得了；扔手榴弹要双臂齐练，战场上，右手负伤了，还有左手呢！就是要让敌人意料不到！

他这些“三三制”的怪招，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老师长说：苏景天的招儿对不对，在战场上验证嘛！结果，每次战斗下来，苏景天的猛虎团战斗力最强，伤亡最小。奇怪的是，苏景天每个怪点子，政委老孙保证都能给他当众提供出“理论”根据！好像他俩早就商量好了似的。苏景天自豪地逢人就说：我和孙老侬这伙计（搭档）呀，搭得好！老师长则说他俩是他这座庙里的门神——哼哈二将。

侦察打仗，更是苏景天的拿手好戏。他的鬼点子多，怪点子多，坏点子也多，常常搞得敌人防不胜防，一提他就头痛，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突然钻进来，搞你一家伙，打得敌人蒙头转向……

现在，苏景天看一眼闷头抽烟的政委老孙，转身从柜子里掏出了一大瓶关东老烧锅烈酒，又拿出了一盒猪肉罐头和一听铁盒沙丁鱼罐头，气哼哼地用刺刀撬开，将老烧锅烈酒斟满了两个瓷漆斑驳的军用水缸子，敲着桌子，说：“喂！老侬，别故作深沉了。来，今天上午咱哥俩特殊一下，喝个痛快！”

支队政委老孙是山东人，说话侬里侬气，因此获得了苏景天对他的如此称谓。现在他抽着烟，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苏景天下达命令，打开罐头倒完酒，才说：“怎么，今天不‘三三制’——‘一碗老酒轮大襟喝’了？”

苏景天迟疑了一下，好像请求似的，说：“嗨！老侬哥，今天我心情不好，就特殊一下吧！啊？”

政委故意嘲讽地一笑，没说话。

苏景天性急，端起搪瓷水缸子，“咕咚”喝下一大口，说：“怎么，你今天不想喝？”

政委狠抽了一口关东烟，说：“小心！酒入愁肠人更愁。”

苏景天：“你不敢喝？那我可都喝了，过后可别说我老苏吃独食！”

政委依然笑眯眯的，说：“怎么会呢？不过，你还是省着点儿喝好！那是关东老烧刀子，烈酒，不是白开水！”

苏景天发泄地说：“我愿意这么喝，又不用你掏钱！”

政委：“狗咬吕洞宾！”

苏景天：“哎！他娘的，我现在谁都想咬。今天你可别惹我！这些日子都快把我憋疯了！”

他狠狠地啐了一大口，足有二两，撸一把络腮胡子，把搪瓷缸子一蹶，又用筷子在罐头中撮了撮，夹起一大块带着肉冻儿的罐头肉，塞进嘴里，气哼哼地咀嚼着。

政委故意往他的软肋上点：“老苏，我可警告你：抗美援朝的非常时期，大白天在工作时间喝酒，是违犯军纪的！”

苏景天“啪”地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粗鲁地发泄道：“狗屁！违犯军纪怎么了？过去，战争时期我喝酒，首长可以用不准我上前线的方法惩罚我，那我害怕，捞不着打仗丢人哪！现在，我怕什么？啊，老侬你说，我现在到底还怕什么？怕首长又不准我上前线打仗吗？啊？狗屁！现在不用处罚我，我不照样捞不着仗打吗！再处罚我，大不了脱了这身军装！穿着军装不打仗，倒丢人，还不如回家种地去！哼！当兵不参战，不如回家晒蛋蛋！”

政委：“看来，你是不想再上战场了？”

苏景天：“上战场？哪个战场？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吗？我苏景天现在他妈的是看着别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他发泄着，又猛然啐下了一大口，差不多也有二两，顾不得吃菜，就端起了给政委老孙准备的那个搪瓷缸子，要往自己的缸子里倒。

政委一把摁住，说：“哎，哎——，讲点儿酒德好不好！想多吃多占呀？”

苏景天一愣：“咋的？”

政委：“咋的？你可是喝了小半斤了。再说，自己的没喝完，干吗端我的？你这人喝点小酒，咋就没修养了呢！”

苏景天：“嘿！我说老侬，你猪八戒败阵——倒打一耙呀！你不是说，不喝我的愁酒吗？怎么，馋了？终究忍不住了？”

政委笑咪咪的，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模样。他敲敲烟袋，磕掉烟灰，说：“我改主意了。管军事的支队长都敢喝，我一个只管政工的政委凭什么不敢喝？反正哪次你受处罚我都沾光。何差这一次？喝！队长借酒浇愁，政委借酒解闷！”

他说着，端起缸子美美地喝了一大口，感叹道：“啊，好酒呀，好酒！枪林弹雨、戎马倥偬多少年，如今带甲归林，闲散喽！——看别人炮火连天冲锋陷阵大厮杀，我这里喝酒聊天把阵观……呸！这心里……唉！不说了……哎！伙计，听说，上甘岭前线的战友们连水都喝不上呢！你看，咱俩却躲在这长白林海中，大口地喝酒，多自在呀！”

“自在个屁！”

苏景天喝得急，酒入愁肠，如火浇油，牢骚更大。他一口呕下了水缸子中剩余的烈酒，怒气冲冲地瞪着政委，说：“老侬，你说！上级这安排，能怨我苏景天有情绪吗？”

政委：“不怨。要是我是军事主官，牢骚比你还大！”

苏景天：“就是嘛！一个堂堂的猛虎团团长，不能带兵到朝鲜战场去打仗，却躲到这长白山的大山沟里来当看林子的护林队支队长。你说，给谁谁想得通？！”

政委：“是呀！连我这当政委的都想不通呢！不过，想不通也只好通！话说回来，你苏景天想不通，不还得蹲在这老林子里吗？有能耐你不来呀！”

苏景天：“喂！老侬，你怎么说话呢？一会儿帮我说，一会儿又打击我，别乱七八糟地和稀泥好不好！”

政委：“老苏，我这可是实事求是的心里话呀！我们想不通咋了？照样得带着部队来长白山护林，因为我们是军人。”

苏景天：“军人咋了？带兵不打仗，整天蹲到山沟里睡热炕？你说，这算当的什么兵！你老侬说呀？竟敢跟我装马列，哼！”

政委：“哎！你是疯狗呀？张嘴就乱咬人！你老苏有种，咋就不敢违犯命令自个儿冲到朝鲜战场上去呀？干吗成天对我吹胡子瞪眼的？啊，看我老侬好欺负呀！”

苏景天：“你……好好好，老侬，我投降！我知道你绕来绕去就非教我这了你政治思想工作的道儿不可。不过，老侬，说实在的，这护林防火、清匪防盗，应该是民兵或者部队老弱病残干的活儿吧？可你说，让我苏景天来干，这不像侮辱我一样吗？还猛虎团团长呢，简直是狗熊团团长！”

政委故意火上浇油：“我看你连狗熊团团长也不是！那狗熊可是猛兽，

听说它遇到老虎都敢主动出击。你呢？驻防到这红松店两三个月了，却一枪都没放。还猛虎团呢，还军队呢！老虎不发威，算什么老虎？军队不打仗，算什么军队？”

苏景天又急忙给自己倒满了一缸子酒，足有半斤，说：“嗨！老侬，说这话才是我的生死战友哪！你太了解我苏景天了，怎么把我想的话都替我说了呢？来来来，我敬你老侬哥一口！”说罢，端起水缸子，又是一大口。

政委咧嘴一笑：“承蒙夸奖。我老侬只不过把你这两三个月来的牢骚话，随便提炼了几句罢了。版权所有，姓苏。”

又一列军用列车呼啸而过，军营离铁路很近，所以，轰隆声惊天动地。

苏景天看着被草绿色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车厢，以及抱枪端坐在车厢帆布上的押运兵，说：“你看看！前方朝鲜战场打得轰轰烈烈，咱他妈的却躲在老林子里，日日夜夜看着火车给前线运送军用物资，多他妈的憋气？真还不如个押运兵有豪气呢！”

政委故意阴阳怪气：“是呀，堂堂的战斗英雄部队，如今却身居绿林，马放长白了！”

苏景天：“谁说他妈的不是……喝酒！”

丁零零……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政委抬手示意苏景天：“电话，快接！”

苏景天：“不接。无非是各防区部队例行公事的汇报而已。”说着，又继续喝酒。

电话铃继续顽强地响着。

苏景天不耐烦地抓起电话，吼道：“我不是说过，就护林防火那点屁事儿，别来烦我吗？！”

“嘿！口气不小哇！说，谁烦你了？”

电话里的人因为生气，所以声音很大，桌子对面的孙政委都听得清清楚楚。此刻，他的小眼睛又笑咪咪地幸灾乐祸地眯了起来。

苏景天像屁股被蝎子蜇了似的，“砰”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双脚一碰，立正站好。他嫌电话里的声音震耳朵，只好把话筒离耳朵远点。

政委故意笑嘻嘻地不咸不淡地低声说：“这电话，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苏景天急忙畏惧地向政委摇摇手，大声地说：“报告首长，您是我的老师长，现在又是我的厅长，所以，我说实话：我最近心情一直不好，非常不好，所以，才有些烦。”

首长严厉地问：“苏景天，你给我说老实话，是不是又在借酒浇愁

呀，啊？”

苏景天用手捂住话筒，瞪了政委一眼，问：“老侬，是你向首长打我的小报告了吗？”

政委：“天地良心，绝对没有。”

苏景天：“那……首长怎么知道我在借酒浇愁呀？”

政委还是那副笑眯眯气死人的样子，说：“那，你得问首长呀？”

送话器中，首长的声音更大了：“苏景天，怎么不说话？快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你敢在工作时间酗酒？”

苏景天：“报告首长，我没，没喝！”

首长极其生气：“好哇！苏景天，你长能耐了！连我都敢蒙了？！我听着你的话里，都酒气熏天！”

苏景天：“嘿嘿！首长……别生气嘛！我怎么敢蒙首长呢？不过，首长，你也……太夸张了！我……我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就喝了……那么一小点儿，也就是半斤多点儿吧，怎么能算酗酒呢？再说，这是……事出有因嘛！”

首长：“嗨！前方在打仗，你却躲在后方喝大酒！前方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你知道吗？即使是和平时期，工作时间喝酒，也违犯了纪律，还说是事出有因？有什么因？你说！”

首长由于气愤，声音越说越大。

苏景天把话筒举到脸前，立正站好，看着话筒说：“报告首长。苏景天是战功赫赫的人民解放军猛虎团团团长，为什么不调我到朝鲜战场去打击美国鬼子，而把我调到长白山的大山沟里来护林防火？我苏景天宁可到火线上冲锋陷阵喝不上水，也不愿在后方没事干喝大酒！”

首长：“苏景天，这就是你的理由吗？”

苏景天：“是。首长，你别生气！这些日子，我是怎么想怎么感到窝囊，从心里感到首长不信任我，所以才心里不痛快。心里不痛快，就……就想喝点小酒，消消愁，解解闷儿，也好散散心火。”

政委：“嗯，这话对首长说得好！”

苏景天急忙冲着老孙呵斥：“你给我闭嘴！”

首长暴跳如雷：“苏景天，你胆子不小呀？敢叫自己的老首长闭嘴？”

苏景天：“嗨！首长错了。”

首长：“我错了？错在哪里？错在你在工作时间喝酒，不应该打扰你？”

苏景天：“不是！首长，我是说你听错了——我不是叫你闭嘴，而是……”

首长：“而是叫你的政委老侬闭嘴，对吧？”

苏景天：“对，对！……嗨，嘿嘿！首长怎么知道的？”

首长：“我就知道你喝酒发牢骚时，准得有孙老侬陪着你，要不，你那驴脾气，他怎么能和你搭档到现在呀！”

政委急忙站起来，立正：“报告老首长，还是您了解我。今天，我陪着支队长喝酒，正是为了做他的思想工作呢！”

首长：“好呀！你们猛虎团……不，是二支队，真是现世活宝呀！一个借酒消愁，一个是借酒做思想工作。你这老侬政委的思想政治工作，可是做出花儿来了。解决思想问题，得靠陪着喝酒吗？用不用我给你们这对活宝在全省推广一下呀，啊？”

政委：“报告老首长，不用了。我这是灵活机动，特事特办的小事儿。像苏景天这种战争顽固症，只能用喝酒的方式陪他聊才有效。这不，一下子把首长聊出来了，他的思想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首长：“你孙老侬少给我戴高帽！你们俩给我听着：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苏景天：“报告首长，军人的使命，首先是为战争而生存！没有战斗，没有仗打，还要我们军人干什么？”

首长沉默了一霎，声音缓和了下来：“苏景天，你错了！军人的使命是为了和平，绝对不是为了战争！为了战争，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战争狂人的逻辑。革命军人的使命，是通过战争来消灭战争，以达到保卫和平的目的！好了！这些道理电话里不给你讲了，但你们必须端正思想！”

苏景天和政委老孙急忙立正，异口同声地大声喊：“是！”

苏景天又加了一句：“首长，你是知道的，只要有仗可打，我苏景天的思想什么时候都是端正的！”

首长：“苏景天，你认为你现在是护林队的支队长，不是野战军的猛虎团团团长就名头不响了，牌子不亮了，身价就掉了，谁再说你是猛虎团，就感到具有讽刺意味了，是不是？驻进长白山老林子里，就认为没仗可打了，是不是？”

苏景天：“是，首长英明！”

首长：“苏景天，你少拍马屁！我警告你：如果你是真正的军人，那么你就一定会懂得：军人的警惕性和职责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不能放松。只要他心里有敌人，那么，无论他在哪里，哪里就都是前线，绝对没有后方！”

政委老孙那笑眯眯的脸色，也立刻严肃起来。

苏景天：“首长，这道理，原则上我懂！要不，我能到这大山沟里来蹲

着吗？可是……”

首长：“可是，感情上就是想不通，对吗？”

又一列军车鸣着笛，呼啸而过。

首长：“苏景天，告诉我，刚才开过去的可是军列吗？”

苏景天扭头看一眼窗外急驰而过的覆盖着帆布顶篷的列车，那车厢上坐着的荷枪实弹的押运战士格外显眼。他急忙说：“是，是军车！”

首长：“你可以冷静地想想，猛虎团也好，雄狮团也罢，如果没有武器、弹药和服装、饮食的供应，你能把仗打赢吗？”

苏景天：“不能！”

首长：“为什么？”

苏景天：“这是军事小儿科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首长：“好！我再问你，位于辽宁的中朝边境安东城的情况你知道吗？”

苏景天：“知道！那里是抗美援朝的前线。我们的志愿军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就是从那里进入朝鲜前线，打击美国鬼子的……可我们倒好，灰溜溜气闷闷，钻进老林子。哼！”

首长：“苏景天，你继续说下去！”

苏景天：“说就说！反正是首长命令我说的——如今，老美都被我的战友们打到三八线以南了，可我这个猛虎团团长，还在大后方的大山沟里蹲着呢！越想就越觉得窝囊！”

首长：“可是，苏景天，你知道安东周边运输情况的危急状态吗？”

苏景天：“那里是保证前线后勤保障的运输动脉，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来！”

首长：“那是南部运输线。为了确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仅有这一条运输线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你身边的长图铁路，就是我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北部运输线。安东附近，已经被我们建成了敌特难以破坏的钢铁运输线。在那里，美蒋特务很少有法儿找缝缝儿下蛆了，难道他不会打你身边的北方运输线的主意吗？你认为你们护林支队的任务，就只是护林吗？亏你是侦察员出身，如今，竟然连一点战略眼光和战术意识都没有！”

苏景天：“首长，你是说……”

首长：“不用我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军人，那么，对照地图瞄一眼，就会知道自己肩头的分量有多重！”

苏景天：“可是……”

首长：“不要说‘可是’。我问你：你承认你的部队是精锐之师吗？”

苏景天自豪地：“我承认，猛虎团嘛！”

首长：“你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道理吗？”

苏景天：“懂！”

首长：“请你看看，你驻守的长白林海千里铁道线上，与朝鲜战场近在咫尺，可是，驻守了多少部队？”

苏景天：“首长，我……苏景天明白了！”

吧嗒！

首长的电话已经挂断了。

苏景天和政委老孙对望一眼，急忙向军用地图走去！

2

6月1日上午。

朝鲜半岛战云密布，炮声隆隆。

台湾海峡金门岛附近的海域里，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像一座灰蒙蒙的巨型堡垒，漂浮在海面上。彩色的星条旗在海风中疯狂地挣扎着，像濒临死亡的人摇动的紧急求救信号。

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战略情报中心主任詹姆斯·琼和一位身穿笔挺将校军服，佩戴少将军衔的国民党军人站在甲板上。身后远远地跟随着他的几个下属。

此刻，詹姆斯·琼正凝神倾听着朝鲜半岛的隆隆炮声如天际沉雷从远方传来，一张白皙的马脸上套着一圈圈的皱纹，像水潭中一道道变形的涟漪。他的一双灰色的眼睛定定地遥望着海天云端外的中国大陆东北方向，用手摩挲着满脸褐色的络腮胡须，沉思着，口中喃喃自语：“神奇的中国，神秘的中国，不可思议的中国！可诅咒的朝鲜战争！他母亲的！”他的神情十分忧郁、落寞。

身后的下属们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仿佛要从他的这些没头没脑的话中，悟出点什么。

忽然，詹姆斯用右手打了个响亮的榧子，若有所思地转过身来，对身后穿着少将军服的国民党军人说道：“路可瑟将军，你是国民党少壮派中的精英，曾经留学美国西点军校，又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机构的三年培训。用你们中国话说，那叫做锦上添花、前途无量啊！”

路可瑟闻言欣喜，连忙鞋跟一碰，毕恭毕敬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感谢詹姆斯将军的栽培！”

路可瑟知道，自己在国民党台湾军界的根基太浅，要升迁，完全取决

于眼前的这个美国鬼子。有了这棵大树的依靠，即使自己出师不利，也可以推脱的理由。谁能奈何美国佬？哼！

詹姆斯·琼傲慢地挥了挥手，拉长马脸，突然莫测高深地问道：“路，你的大陆‘CBS后院失火计划’，是你从美国回台湾后的第一个杰作吧？”

路可瑟猜不透他的用意，但连忙说：“是，将军。”

詹姆斯意味深长地摇晃着脑袋，诱惑地说：“路，但愿这‘CBS后院失火计划’，是你在台湾军界崭露头角的开始，也是你在国际大舞台崭露头角的开端！”

这正中路可瑟的下怀，他急忙再次向詹姆斯恭敬地敬了一个礼，说：“借将军的吉言，但愿梦想成真。”

他心里却想，这个他妈的狡猾的美国佬，是在吊我的胃口呢！且看他下文。

詹姆斯亲热地拍了拍路可瑟的肩膀，说：“好了，我亲爱的路将军。现在，你可以简单地把你这个伟大的CBS计划说说了。”

他说着，沿着甲板边的护栏，傲慢地向前走去。

路可瑟兴奋起来，急忙快步跟上来，汇报着说：“尊敬的詹姆斯将军，所谓‘CBS后院失火计划’，就是派遣特工，在朝鲜半岛的后方——中国大陆东北的长白山地区，围绕长图铁路运输线，实施纵火、暗杀、爆炸、投毒等手段，破坏中共支援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目的就是为暂时处于劣势的美军和联合国军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詹姆斯边听边遥望着朝鲜半岛的方向，眉头越皱越紧。朝鲜战争的历史和现状像天边的乌云一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用流利的汉语说道：“路，你应该清楚，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朝鲜战争以来的最为沮丧的时刻。”

路可瑟吃惊地看着詹姆斯，想：他妈的，这美国佬怎么这么泄气呢？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詹姆斯举起的手制止了。

詹姆斯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说：“中共的融合能力和作战能力实在太可怕了！自从1950年10月，他们的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即与朝鲜人民军亲密地并肩奋战。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经历了五次战役后，却终于被他们逼到了三八线以南。至此，我们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已经陷入到艰苦被动的泥沼里了。”

他说着，痛苦地闭了闭眼，叹了口气，脑海中立刻闪现出美军和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争夺阵地的残酷的战斗场面。——那是美国派出的随军记者

在空中和战地拍摄后合成的纪录片的一个个镜头。他最后两肩一耸，双手一摊，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似乎朝鲜战场的局势无可挽回了。

路可瑟可不能让这个寄托着自身希望的美国鬼子泄气，他连忙说：“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

詹姆斯·琼：“不，也许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

路可瑟不解地说：“尊敬的詹姆斯将军，我有些不懂您的意思……”

詹姆斯·琼：“路，你是不会懂的。让我告诉你：美国有个著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叫做兰德公司，他们曾经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集中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对中国大陆政府的态度问题加以调查研究。”

路可瑟：“将军，调查结果怎么样？”

詹姆斯：“兰德的调查报告长达380页，但是结论只有七个字。”

路可瑟：“哪七个字？”

詹姆斯：“中国将出兵朝鲜！”

路可瑟不屑地说：“原来，就这么七个字呀？”

詹姆斯：“怎么，你也像美国政府的态度？告诉你，你错了！新中国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想当初，兰德公司的这份调查报告作价500万美元，相当于购买一架最先进的战斗机的价钱。可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研究室的官员认为，兰德是在敲诈，所以，不屑一顾。”

路可瑟：“将军，请恕我直言。我也认为，大陆中共出兵没啥了不起的！”

詹姆斯：“悲哀呀！路。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的那帮蠢猪，也是这么想的——当然，我不是骂你，路，你不是蠢猪！他们忽视了兰德那七个字后面的结论！”

路可瑟：“什么结论？”

詹姆斯：“中共一旦出兵，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

路可瑟：“将军，您何必如此悲哀！”

詹姆斯先是摆摆手，又比量着说：“No！路。不是我感到悲哀，而是感到了莫大的压力。难道你，台湾政府没有感到压力？”

路可瑟流氓似的冷笑一声，说：“压力怕什么？朝鲜战争一旦胜利，台湾党国可以借美国的势力，一举收复大陆。”

詹姆斯：“路，你要知道，美国为朝鲜战争已经付出了几百亿美元和几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的代价。你必须想到，美国一旦真的彻底地把这场战争输给了中共呢？”

路可瑟：“大不了，党国据守台湾！”

詹姆斯·琼的灰蓝色的眼睛吃惊地看着路可瑟，说：“No, No! 这不可能是你们蒋先生（蒋介石）的意思。这是有背世界历史潮流，大失人心的事情，我看这不行！”

路可瑟急忙心虚地说：“詹姆斯将军，这是我路可瑟的意思，不代表党国和政府，更不代表中国人民！”

詹姆斯双手一摊：“我说嘛！你根本代表不了。不过，这想法不仅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有些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味道。好，我们不说这些了——目前，美军和联合国军一方，正与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一方，为争夺战争的主动权而紧张地对峙在三八线两侧。美国军方正期待着我们情报部门在中国大陆创造奇迹呢！”

詹姆斯说着，自嘲地摇摇头，又叹了口气，说：“其实，路，我觉得我们以往在中国大陆的间谍活动好像蚍蜉撼树，谈何容易呀！不是吗？”

路可瑟十分想突出自己今后的作用，急忙用带有恭维的口吻附和着詹姆斯说：“对，对。将军评判得对极了！过去在大陆的间谍活动，简直是缺乏斗争艺术！……哎，我是说，那些直接指挥这场间谍战的人，他们有些……有些愚蠢透顶！”

他看着詹姆斯继续摇头叹气的样子，有些担心地想：这美国佬的情绪有些太悲观，若如此对待我，岂不坏了大事？不行，我得给他巧妙地打打气！于是，急忙继续拍马屁，说：“将军，请恕我直言，您对美国在朝鲜利益的关心，可是胜过白宫里的许多官僚呀！”

詹姆斯立刻高兴起来，那张马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拍拍路可瑟的肩膀，说：“路，你说得不错。国会里的那帮家伙，只会摇唇鼓舌地生事，他们名义上为美国，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看来，路，你真是我的知音呀！”

路可瑟心中暗叫一声：我的妈妈呀，马屁算是拍正了！于是继续拍：“真的，将军。您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此刻，台湾海峡似乎风平浪静，但天低云暗，巨大的浪涌依然从大洋深处像山岭一样前赴后继地追逐而来。正游弋在台湾海峡一带海面上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波浪中沉浮着，桅杆上的星条旗瑟瑟飘扬着。一个个狰狞的炮口正虎视眈眈地针对着新中国大陆。

不知为什么，此刻，詹姆斯没有从美国星条旗和威风凛凛的第七舰队看出胜利的希望，反而感到了战争前途的渺茫。他的目光迅速从军舰上移开，重新投向了中国大陆方向，思绪也随之飞向了那里。

他感慨万千地说：“伟大的兰德（公司）！中国，真是神秘国度，

可怕的国度呀！”

路可瑟决不能让这个美国佬继续多愁善感，于是，豪迈地挺了挺胸脯，说：“将军，不必灰心。您的努力对得起上帝——我敢说，全世界都清楚：如果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战略情报中心的介入，朝鲜战场的后方——中国大陆东北境内的间谍战，能够打得这么复杂、这么激烈吗？”

詹姆斯惭愧地摇着头说：“的确这样。可是，徒劳无益！近年来，为配合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我们曾经连续派遣了近百名间谍钻进中国大陆，实施颠覆破坏，然而，不久就都被大陆公安机关和群众一一捕获了，弄得美国情报机构和你们国民党保密局颜面丧尽，备受指责。”

路可瑟愤愤不平地说：“詹姆斯将军，实事求是地说，那不能责怪指挥者，只能怪大陆共党的人民战争太厉害了。想当年，美国支持的党国的八百万军队，还不照样被共党的人民战争打垮了？被逼到了弹丸之地台湾来了？他们谁作过检讨来着？我们要坚信我们的正确和贡献！”

詹姆斯有些被路可瑟的理论所感动，忽然说：“路，现在的美国，是内外两线焦头烂额、军队士气大滑大跌的尴尬时期，你们的台湾当局也处在内外交困的关键时刻，你那‘CBS计划’也许是起死回生的一大妙策呢！也许它能重新点燃起我们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

路可瑟立刻兴奋得脸都红了，自信地说：“那是当然。”心中却嘀咕：这美国佬的情绪，有些像娘们儿一样好波动，忽晴忽阴。

詹姆斯挥挥手，仿佛要挥去眼前的阴影，重新精神了起来，催促说：“路，那就先说说你的第一步吧！”

路可瑟故意卖着关子说：“No, No! 我尊敬的将军，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好饭不怕晚。”

詹姆斯性急而又感兴趣地探过头来，说：“好饭不怕晚？那得晚到什么时候能吃到呀？”

路可瑟想：我得继续吊吊你个美国鬼子的胃口！

他看看表，说：“尊敬的詹姆斯将军，现在是大陆时间八点一刻，再有一个多钟头，我路可瑟保证送一份美餐给您！”

詹姆斯向往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说：“上帝保佑。我就等你的中国美餐了。”